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杨熹微 编著

建筑设计手法系统改革的 急先锋

倾听山本理显



建筑设计手法系统改革的 急先锋

倾听山本理显

杨熹微 编著

中国建材出版社

图书在编目录 (CIP) 数据

建筑设计手法系统改革的急先锋：倾听山本理显/杨熹
微编著.—北京：中国建材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227-413-6

I. 建… II. 杨… III. 山本理显—访谈录 VI.

K833.13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9995号

建筑设计手法系统改革的急先锋——倾听山本理显

杨熹微 编著

出版发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
邮 编：100044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80227-413-6
定 价：80.00 元

本社网址：www.jccbs.com.cn

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 88386906

内容提要

著名的日本建筑师山本理显——引领中国“新建筑师时代”的急先锋，首位通过中国民间业主推荐到前台的“明星建筑师”。建筑外的SOHO源于他对设计独到的理念；塘沽的伴山人家亦是山本团队共同合作的结晶……在建筑设计的生涯中，他又是如何以其独有的建筑设计手法作为改革的武器，在日本、中国、韩国乃至欧洲刮起阵阵旋风的呢？

本书以访谈录的形式，通过山本的建筑界友人、周围师长和建筑界评论家的不同视角，加上山本的亲自讲述，穿插部分作品的图解和照片，向读者们展现了一个从“默默无闻”走向成名的建筑师的真实侧面，以期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某些艺术的启迪和感悟。

前言

从事建筑工作难，成为建筑师更难，那么建筑师要成名是不是难上加难呢？建筑师成名是否有捷径可循？这或许是每一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或学习的人都关心的问题。

本书试图通过山本理显周围师长、建筑界友人和建筑评论家的不同视角，加上本人的亲自讲述，穿插以建筑师本人作品的图解和照片，向读者们提供山本先生从“默默无闻”走向“成名”的建筑创作道路上所贯穿的线索，展现一位建筑师真实的侧面，并且期望读者们能够从中获得某些艺术的启迪或者感悟。

他还是首位通过中国民间的业主推到前台来的“明星建筑师”。正是因为他到来，建筑师在中国的社会认同得到了空前提高，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设计市场的观望也因而停止，中国的“新建筑师时代”也伴随着新世纪一起到来。而在日本，他何尝不是同样冲锋在前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建筑设计的思考，在挑战自己建筑思维的同时，他还坚持不懈地挑战着固有的制度。

他，如一位急先锋，带领着建筑界众多拥有共同理想的伙伴，以不间断的建筑设计手法系统改革为武器，在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欧洲刮起一阵阵旋风。

山本理显曾经说过：“所谓设计，就是创造不同！”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创造这些不同之处的呢？让我们一起在书中找寻答案吧！

作者

2009年5月

目录 CONTENTS

1

原广司眼中的山本理显	1
师生两人交往的经过	1
设计作品中受到的聚落的影响	3
原广司研究所师生的共同点	4
建筑是一种持续行为	5
聚落研究的旅途	12
对于山本理显今后的期待	15
“系统的暴走族”的蜕皮	17
函馆未来大学研究栋	18
琦玉县立大学	24
铝合金房屋	39
福生市市政厅	45
横须贺市美术馆	47
京都车站 原广司设计	51
札幌球场 原广司设计	53
伊东丰雄眼中的山本理显	54
二人的关系	54
作品创作的原点，对于建筑思考上的碰撞	55
二人的亲密度	57
两人的不同之处	58
对于山本先生的回忆	61

目录 CONTENTS

共同点	62
山本理显的交流能力	62
围绕着山本理显的各种话题	63
对山本先生的期待	65
山本理显的魅力	65
对于山本理显作品的印象	66
山川山庄	68
ROTUNDA	71
HAMLET	72
藤井邸	73
Silver Hut 伊东丰雄设计	76
邑乐町政府办公楼	77
横滨客船码头	82
GAZEBO	86
广岛市西消防站	89
北京建外SOHO	96
岩出山镇立岩出山中学校	105
仙台媒体中心	109
SUS福岛社员宿舍 伊东丰雄设计	114
工学院大学校园建筑设计竞赛方案	117

目录 CONTENTS

3

村松伸眼中的山本理显	120
和山本先生的关系	120
对山本先生的印象	122
关于山本先生的作品	123
对山本先生的期待	126
熊本保田洼第一住宅区	128
冈山的住宅	133
山本理显访谈	136
前提：建筑家山本理显建筑思想的形成	136
理想、思想形成的背景	138
1945年出生	138
上世纪60年代	139
60年代和“共同体”，还有现在的理想	140
建筑创作的原点	141
自己的成长，对现在满意吗	142
在具体的设计之中	144
对于项目而言重要的事情	144
设计行为和叙事性	145
建筑师应该掌握的技能	148
有关事务所的管理体制	150
有关项目管理	152

员工和项目	153
如何看待员工的存在	154
受到影响的人物	155
走出挫折的阴影	159
每天时间的分配	159
获得源源不断创作灵感的场所	160
充电的场所	161
关于家庭	161
最后	162
天津伴山人家	164
天津伴山人家 山本理显案	165
天津伴山人家 宇野求案	167
天津伴山人家 小岛一浩案	169
天津伴山人家 冢本由晴案	171
天津伴山人家 西泽立卫案	173
东云住宅公团	175
函馆未来大学	182
山本理显其他作品	186
石井宅邸	187
绿园都市	188
山本诊所	201

目录 CONTENTS

5

下和泉地区中心	207
北野共生系统项目研究所	211
三境集合住宅	214
Ban Building	218
东京威尔茨(Weld)技术中心	219
D 诊所	224
阿姆斯特丹集合住宅	226
官园	227
纳米克斯	232
后记	239
谢辞	241
作者简介	243

原广司眼中的山本理显

2005年11月20日

原广司事务所

采访人：杨熹微，芳井菜穗子，十香，室伏夕华

师生两人交往的经过

原：理显应该可以说是我的学生吧，聚落调查等他都参加了，后来我们的交往也很多，如果从这些经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友人更近些。

遇到他，是我在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时候，他从日本大学毕业，进入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然后以研究生的身份来到研究室。那时候，研究室有很多人年龄相仿，相差不到10岁，是个非常年轻的研究室。1971年我们开始聚落调查。在1970年，聚落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或者说蔓延。学生运动和政治运动等纷争也有，当时我们考虑的是现在的环境、地域等的公害。这些概念都已经出现，我们在研究室讨论应该怎么办，结果引发对于现代建筑的重新思考，但只是这样去考虑，也不知道会怎样。我们大约13人，在巴黎借了车，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非洲，回来之后，也不知道这种调查方式是否可行。这次旅行，经过了穆扎普谷（Muzapp），在阿尔及利亚，那个穆扎普谷的贾尔达亚（Ghardaia）的村庄有绿洲，在这绿洲之中有清真寺，这个聚落叫作贾尔达亚，这是中文翻译出来的，这个聚落就是我们最初碰到的。我的书《世界聚落的教益100》中第一页出现的聚落，就是这个聚落。勒·柯布西耶说过，在设计遇到困惑的时候，就去看看这个贾尔达亚。虽然我没有读过勒·柯布西耶的文章，但是确实像贾尔达亚这样的聚落至今还有很多被保留了下来。我们去了贾尔达亚之后，看到了勒·柯布西耶的萨沃伊别墅以及印度的设计作品中的很多原点。旁遮普邦省的城市规划，印度昌迪加尔法院，勒·柯布

西耶的朗香教堂的窗户等，在那里都可以找到原型。勒·柯布西耶语汇中的很多元素在那里也都可以找到。贾尔达亚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聚落，具有世界性意义，非常有必要去看，让我们感觉到聚落调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之后，因为需要又去了南美洲、中美洲、危地马拉这些地方，一直到秘鲁，渡过巴拿马海峡，然后从运河的某处渡过。之后，再到哪里看看，我们这样的想法就像《世界聚落的教益100》最后一页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旅行在世界地图上可以找到——都写在书里呢！理显去了印度，总共去了三次。聚落调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完全生活在一起，因为有共同的经历使大家变得亲密了。通过这次聚落调查我们受到了建筑的直接教育。从我的研究室出来的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教授来了解建筑的。

虽然我没有直接教授给大家，但因为大家非常年轻、有活力，自己会去寻找答案，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比如思考如何按照感觉去做设计，如何设计会比较好等，大家一起积极探讨，理显也一样。建筑中有很多内容，可以说是全身心的，但其他的建筑家又有些不一样，比如伊东等。随着伊东和理显的年岁增长，也变得有同感了，虽然可能会有些部分又不尽相同。伊东是个非常亲近的人，不考虑前后辈的关系的话，他和理显给人的感觉稍微有些不同。隈研吾和小鸠一浩等人，也都是从我的研究室出来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触。对于这些人，随着年岁的增长都会出现同样的感觉，而且这并不是年纪的关系，而是因为彼此都独立开事务所的经历相仿的缘由。他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受到类似教育，独立出去工作之后很努力，都做得不错。

聚落调查是时时伴随着危险的，比如说交通事故等，这些都是必须小心的问题。随着亲见危险以及共同经历紧张的生活，就拥有比较相似的感觉。这些人经历过聚落调查以后写调查报告或者是设计的时候，就会把很多体验反映到建筑中去，然后再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说环境或者建筑的设计方法，理显最近就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设计方法，特别是运用玻璃的时候，可以说是立体的，或者说是从非常简单的造型开始的，就像变

成了一个型，出现了各种元素消失的现象，这就是受到了聚落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各种要素形成自然物体的序列。虽然产生非常强烈的聚落感觉，但是这些因素都消失之后，有些无法去评论，可能是某种变化，若说是哪种变化，就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

设计作品中受到的聚落的影响

芳井：受到聚落影响比较显著的是您初期的住宅吧？

原：是的，而且屋顶的影响最大。理显独立之后，各种要素的组合，可以说是一种构造体，或者说是一种形态的规律组合。而且平面上也受到影响，不是为了标新，而是让各个元素各自有其自己的意义，再进行组合之后又回到原型，而真实的想法是去考虑原本是什么样子。对于所谓的“聚落”，或者说受到聚落的影响，以及其他建筑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等问题，我想展开来谈谈。只要谈及聚落，就不免有人说隈研吾^[1]的设计是如何受聚落影响。其实不是那样的，他设计的建筑与其说是聚落，不如说是类似聚落更为妥当。也就是说，聚落的说法比较陈旧，这样旧的东西再现原样是不可能的。但是聚落保持了一种建筑的原理，那就是各种人对聚落的理解，这就是聚落中的原理。并不是原来就存在某种原理，而是有的人看出了这个原理，其他人又看出了别的原理。所以说所谓的原理其实也不是唯一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等一样。这些法则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多样的综合体。所谓的建筑观，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其中有极其多样化的价值内涵，随着个人解释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建筑观不一定必须保持一条直线，聚落不仅仅是一个连续要素

[1] 隈研吾（Kengo KUMA），1954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1979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建筑系硕士毕业（原广司研究室），1985—1986年哥伦比亚和亚洲文化委员会研究所访问学者，1987年成立空间设计工作室，1990年设立隈研吾及其合伙人事所，1998年开始担任庆应义塾大学环境信息系教授。获奖包括：1995年度设计大奖／日本商环境设计家协会，1997年地域设计奖大奖，1997年美国建筑学会杜邦Benedictus奖一等奖（水／玻璃）／美国，1997年日本建筑学会奖（森林中的能舞台），2000年度日本建筑学会东北宪章的设计大奖（河／过滤器），2001年度国际石造建筑奖（石博物馆）／意大利，2002年自然木造建筑精神奖／芬兰，2005年度大理石造建筑奖（长崎县美术馆），2007年度最佳新全球建筑奖／芬兰（宝积寺车站前避难所）等。在中国的作品包括长城脚下的公社／竹屋（Great Bamboo Wall）（北京，2002），Z58（上海，2006）和三里屯SOHO（北京，2008）。

的集合，有时候聚落也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最终根据如何解释而定。如果说这就是理显现在所意识到的东西的话，我则不这么认为。在我们进行聚落调查的时候，也许不太一样，或者，我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原理解释方式，不能因此就断言什么。

原广司研究所师生的共同点

杨：我有一些个人的见解，原先生研究室的各位有些共同点，我认为大家都有一种想要做点什么和创造契机的动机。所谓创造契机，先前您所说的聚落调查就是这样的例子，还包括对于社会的微小改变，从而产生让社会变得更好的期待。我强烈地感觉到大家都抱有这样的愿望。聚落调查作为一种被写体，大家就像拍照片捕捉角度一样，捕捉之后再去解释。如果加上一个题目的话，这些不同角度的捕捉和解释作为建筑作品而反映出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大家建筑设计的原点受到来自聚落调查的影响非常之大。山本先生这么说，在其他地方读文章的时候，也经常能够读到“原先生视野广阔”等评价，想必您一定影响了很多人。

原：也许正如你所言。但是往往我思考的时候非常笼统。不久前隈研吾也这么讲，说我比较笼统。他认为，虽然我设计的住宅数量不多，但是好像凭借自我感觉就能够看透整个世界的架构和世界局势。说我认为这是相关联的事情，说我一直就是这样考虑的。我想他说得对，或许我喜欢这么讲，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在工作，但是没有项目，只有一些很小的住宅设计，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吧！也许这也是一种划分的方式。正是这种笼统的思考方式，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觉得经常谈论这样的话题就真有可能改变世界。这是对一名建筑师来说极其重要的态度。如果认为，“只是做了这些不起眼的事情，不会有有什么发展”的话，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建筑大师的。研究室里面的人都在想，“虽然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不

也能改变世界吗”，都有这样一种笼统的方向感，这个可能就是研究室内的一种传承吧！

杨：大家原本都是理想主义者吧！

原：是啊！

杨：一定会断言说哪个好吗？难道就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也许不能说是后路，而是逻辑严谨的论证。

原：比较而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是每个说法也都有相应的正当化说辞。

杨：您的这本书（《世界聚落的教益100》）中也写着吧？

原：没错。

建筑是一种持续行为

原：概括而言，建筑中重要的事情是持续性，必须持之以恒。尽管我承认抱有“做几个有趣的小作品不也挺好吗”这样的想法，这也是建筑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还是认为建筑至少要存在几十年以上。这就好比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志愿，需要坚持下去一样，等活过几十年之后，才能够再来评判。这与体育或者数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建筑与体力、器官的衰败没有关系，是可以持续的。我刚才所说的笼统也是持续的一种策略。无论何时，必须要这样坚持下去。无论是谁，尽管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这是极其无聊的一些事情，但是在我们这些参加聚落调查的人看来，建造这些聚落的人，作为建筑师是十分值得尊敬的。我们的态度在于我们并不认为聚落是自然产生的。我们认为之前就有建筑师的存在，聚落也许就是一些普通农民的所作所为。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建筑师”的存在，当这些人能力叠加、天才共同发挥时，才创造了各种聚落。而创造的作品不是像古典神殿、天主教堂等那样古典的建筑，而是聚落。聚落不是古典的作品，而是和古典的建筑作品相对等的作品。我们将古典建筑作品的历史谱系和聚落放在同等地位去考虑，以同样的水准去考虑，这就是我们一直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建造聚落的建筑师就如同帕提农神庙或者说

建造教堂的建筑师一样。但是，创造聚落的建筑师没有留下史料，而且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说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几个伊朗的聚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无论是现代住宅还是集合住宅都是没有的。我们不得不说，还是聚落的建筑要优秀得多。我们认为聚落并不是因为建筑师的存在而创生的，反而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的境界中，既没有事先的蓝图，也没有建造过程中的具体意识，自然而然的聚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师，或者可以说是建筑师的集团。这里面就有建筑的持续性，但是如何维护建筑的持续性，这是非常无聊的话题，都没有共识。无论是谁，都不知道会有谁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来拜访你，但是会有人来拜访你的建筑，只要你去做，就有可能建成建筑，确实就有可能去改变世界。建筑的持续性需要这样的态度！其他的建筑师也是这样的，伊东是这样，理显也是这样，就是这样保持着一种持续性。

杨：也就是类似信念的东西吧！要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社会来说是正确的。

原：虽然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杨：但是，相信自己是重要的。

原：没错。相信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谁就有可能来造访。就像我们去探访聚落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谁来造访我们。

杨：您有没有为了能够成为推动社会的某种契机，即便是成为反面教材也在所不惜的想法，觉得这样做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改变现状？

原：没有吧，所谓的社会可变性——社会不一定是我们所认知的社会，也许不单纯仅仅是社会，建筑世界是属于建筑的世界，比如建造方法、建造问题、空间状态这些字眼。我觉得这些建筑固有的问题和建筑与社会相关联的东西，是相互独立的，或者从其他程度上来说建筑中还夹杂着其他的问题。不一定是只有这种关系存在。但是建筑中也有固有的纯粹的建筑部分，比如，像寻找建筑的语汇一样，再深而去探索建筑的方

法。再比如，妹岛和世的设计，就是非常纯粹的建筑体现，非常的新颖。她所做的不能完全说是高技术化的，而是属于纯粹的建筑，所以她的建筑之中有各种侧面的存在。建筑倒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世界，比如最近所说的分离（discrete）的概念，如果说以此改变世界的话，自己都不太信，但是我想会有人在什么时候来造访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倒不是认为一定会改变世界或者改变建筑，只是用一种虚构的感觉，认为也许会有这种社会存在，也就是说带有一种真实感或者虚构感。建筑被创造之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态度就是一种虚构，会有人能够理解或者不能够理解这种虚构性。另外，还有能够表现和不能够表现这种建筑的人，而如果不能理解这种虚构性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建筑师。

杨：就是想象力吧？

原：是的。所谓建筑师，就是好像把众多貌似真实却又貌似谎言的东西同时混合编织在一起。当然，建筑师确实在是讲述和社会相关联的事情，但是如果认真去计较社会关联性的时候，又会让人觉得比较奇怪。这种奇怪的地方，让人觉得好像谎言一样的部分，就是建筑的所在，以某种行为表现作为成立的依据而存在，所以就会有貌似谎言一样虚构的世界。这一点，理显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如此，他才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如果真的去考虑社会中的东西，反而做不出来了，（笑）这是非常虚幻的，这也正是有趣的地方，如果对那些进行说明的话，就好比对社会进行说明一样。不过，最近，我做了很多的分散建筑，在南美洲也做了不少，但总是听大家说这是为贫穷的人做的。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机等，都一直在这样宣传着，我也就比较发愁了，有时候想一想，还是算了吧，也许真的有什么关系发生呢！但是那些国家的媒体，希望我能够说出“这些都是为穷人而造”等言论，可是我就是不说。（笑）自己都不信这些建筑就真的是为那些没有地方居住的人们而建造的。我还觉得其实即使是这么做还是很发愁，但就算有这样的想法，也必须要去做，因为做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建筑家就会变成政治的从属，甚至直接变为政治。如果是